

创作谈

沿着文字铺成的青石板路回到童年

彭学军

大约是七岁的时候,我们住在湘西的一个苗寨里,寨子里有一座染屋,离我家不远,我常常去那里玩。

寨子里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入夜,主妇喂好猪,鸡鸭都进了笼,入了圈,就掸干净身上的灰,洗好手,坐在了织布机前。一甩梭子,丁零,把横档往胸前一拉,咣,再一甩梭子,丁零,再一声咣……织到月亮都困得眯了眼,织布机就多了一尺来长的新布。等织好了一幅,就送到染屋去,染成黑色或靛青的。这样织出来的布叫“家织布”,粗糙、硬括,可结实耐穿,且越洗越柔软。女人做了衣服穿在身上,再在襟前、袖口、裤沿缀上绣工精巧、色彩艳丽、花边,有一种历久弥新的拙朴的华美。

染屋的师傅姓石,有众多的孩子,其中两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我就常去找她们玩。染屋里有一个房间是专门用来囤布的,那里是我们的“儿童乐园”。我们会把布拴在房梁上荡秋千;要不就把它铺在地上,铺得厚厚的,把它想象成夏天的池塘,然后从阁楼上大呼小叫地往下跳;或者躲猫猫,躲在布堆里是很难被找到的,要不就把自己裹成木乃伊,躺在地上装死,直到被人不小心一脚踩着,痛得跳起来……

但更多的时候,没人和我玩,姐妹俩得干活,帮着妈妈把煮染好的布担到河里去漂洗,她们的手指和妈妈的一样,都是乌青的,似乎从来就没有白皙过。布洗好,晾干,一圈一圈紧紧地缠在碌筒上,接下来就是石师傅的活儿了——踩碾子,这是染布的最后道工序。在千斤重的石碾来回地碾压下,手工织的粗布变得平滑了一些,也更加柔韧。

石师傅站在石碾上,脚趾分开,像某种动物的触手牢牢地吸附在上面;宽阔的背脊上,汗水溪流一般往下淌。骨碌骨碌,他随心所欲地摆弄着脚下的巨石,仿佛那是一头被驯服了的灵兽。我常常看得入迷,模糊地感觉到了一种充满力量的美感。

若干年后,这些记忆便如一方方色彩浓重的麻条石,垒砌成了《八月的染屋》。

《载歌载舞》里金妹的原型在大马。有一个



时期,我们不停地搬家,从这个寨子搬到那个寨子,大马是我们家落脚的第一站。那是蜷缩在湘西大山深处的一个苗寨,特别小,只有几十户人家。至今不明白它为什么叫大马,那里一匹马也没有,只有牛、猪、狗、鸡、鸭、鹅什么的,四周的山林里还有野猪、狼、野兔、穿山甲、山鸡……我见过一次野猪,当然是被打死了的,獠牙很长,长得很丑,真没见过比它更丑的动物了。就是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苗族女孩,其实,也说不上“认识”,只是常常能遇见她。她大概十五六岁,个子不高,梳一条大辫子,她喜欢在寨子里转悠,嘴里哼着歌。苗歌,我一句也听不懂,只觉得很好听,她的嗓子特别清亮,山泉水一般。听说,她叫金妹,是个疯子,我不太相信,因为她除了到处转悠,唱歌,有的时候也跳舞,并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就算是疯子,那也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疯子。有一天,起了山火,大家都去救,有些人还被烧伤了。那以后,就没再见过金妹,有人说,她也去救火了,迷了路,没能再走出来,永远留在了山里……没了金妹唱歌跳舞,本来寂静的寨子就更加寂静了。离开大马后,我会时常想起她,想起她的歌,她的舞,她的美丽——我觉得她是美丽的,因为她有两条长辫子。小时候,我断定一个人美与不美,长辫子是最重要的标准。

《油纸伞》《水孩子》则与一个叫凤凰的古城有关。六岁那年,我和小妹妹被寄养在沱江边吊脚楼的一户姓周的人家那里,仁义厚道的一家人,特别是温和善良的婆婆给了我们很好的照顾。积木一般别致的吊脚楼,吊脚楼下清亮柔顺的小河,似乎是专门为小孩开启的腰门,腰门前面的那条黛青色的石板路,石板路傍着的已风化得沧桑斑驳的古城墙……所有记忆都簇新如昨,特别是那条青石板的路。千人踩,万人踏,路面已被磨得如同打了蜡一般又亮又滑,几乎照得见人影,下雨的日子若走路不小心很容易摔倒。夏天,我喜欢赤着脚在上面走,因有城墙挡着,这条路晒太阳的时间不长,到了下午就凉丝丝的,光着脚走上去,脚底下又细腻又清爽……若干年后,凤凰喧嚣了,繁盛了,商业了,霓虹闪烁了,跌入红尘了,可青石板的路依旧,它亘古不变。当年,我沿着它走出凤凰,现在,亦可以拜托它将我送回童年。

并不是所有故事都能找到与自我童年对应的经历,但它们都是属于乡村的,散发着草木葳蕤的气息。有阳光暴晒下尘土扬起的腥味,有狂风穿过丛林时发出的疯婆子一般的尖叫声,有清晨菜叶上缀着的折射出七彩阳光的露珠,有傍晚大田上飘浮着的白纱似的雾霭。还有粉墙黑瓦的老屋,点缀着野菊花的石拱桥,收割了的田野上棋子一般的稻草垛,河岸边长满胡须的高楼和刺破天际的射灯,有着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更需要贴近的纯净的空气和植物的芬芳。这些大大不同于都市孩子童年经验的故事也许会让他们觉得陌生,甚至有点“隔”,但慢慢积累这类阅读,也许孩子们会接纳和喜欢上“树生”“五龙”“小树”和“加加”。毕竟,童心是相通的,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一百年前还是一百年后。

而对于我来说,时不时地,可以通过文字沿着那条泛着金属光泽的青石板路回到童年,与那个跟在一个卖水的男孩身后“水吱水吱”叫着的小姑娘相遇,是岁月和文学对我的眷顾与恩赐。

《《八月的染屋》彭学军/著,新世纪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

岭南儿歌与儿童文学

周蜜蜜

以粤语为母语的地区,历史上都有本土的特色文化,自然也包括了琅琅上口的儿歌。回忆在童年时代的夜晚,在皎洁的月光下,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聚集起来,稚声稚气地齐齐唱诵着:“金鱼银鱼过大海, / 金花开, / 银花开, / 一千朵, / 一万朵……”于是,笑声四起,孩子们又唱、又跳、又玩、又笑,欢乐的气氛不断蔓延开来。

数年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发出邀约,拟选编出版一部《中国儿歌大系》,包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儿歌作品,其中也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卷。这可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特别向我母亲黄庆云与我征稿,盛意拳拳。

将儿歌与儿童文学结合起来,作为创作的路向,其实早在上世纪,我的母亲黄庆云已经不断地在尝试进行。岭南地区的粤语儿歌,用九个音节的本地方言为基调,令孩子们诵读起来倍感亲切而生动,通过儿童文学的再创作,提炼、升华,可臻诗般的崭新意境。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母亲曾出版过儿歌集《花儿朵朵开》,引起儿童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儿童文学作家何紫童年时代起就是黄庆云在香港主编的第一本儿童文学杂志《新儿童》的忠实读者,也为此发表了专文评论,他写道:“黄庆云的儿歌有几个特点,一是柔,水柔柔的,意柔柔的,一念就知道是岭南出品,仿佛只有珠江三角洲河道纵横才会孕育出这样的作品来;二是朴,俏丽藏在乡土气息下。”

《花儿朵朵开》后来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为全书配图的,是由《新儿童》小读者成长为大画家的林琬瑾女士,她的儿童画生动可爱,充满童真童趣,大受好评。

不久前,金波先生主编的《中国儿歌大系》面世了,洋洋洒洒几大卷。在“台港澳卷”中,收入了我母亲黄庆云的三十首儿歌作品,本人也有四首新写的儿歌。当然了,我还是最喜欢母亲写的。去年香港大学图书馆举行了纪念我母亲的展览,展场上的儿歌作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目光。我想,即使母亲不在了,她创作的岭南儿歌,也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中间传诵下去的。

第一 阅读

香山慈幼院的故事

李红叶

那些从蒙养园里跑出来的孩子早已散落在时光中,但关于香山慈幼院的故事却值得永远铭记、讲述和流传。

“香山慈幼院”,一个美丽而温暖的名字,二十世纪上半叶蜚声海内外的慈善教育机构,也即现今北京实验学校的前身,它的创立和发展充满传奇色彩。它是艰难时世中的一抹亮色,它关爱弱者,推崇民主教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承继、发扬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张之路先生的纪实体小说《香山慈幼院》以饱含感情的笔墨复现了那不可忘却也不应忘却的往事。拂去历史的烟尘,香慈院在文字世界中重新展现在世人眼前,它闪着温润的光泽,脉络清晰,细节生动,并引领我们与之对话,那些充满浓郁生活感情和浓郁时代色彩的故事,经由时间的淘洗,显示出丰富的意义。

香慈院的建立与产生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它的创立者熊希龄先生。熊希龄先生1913年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久即被迫辞职。1917年河北、北京地区遭遇大水灾,受灾人数多达600多万,彼时熊希龄奉命督办水灾善后事宜。熊先生不忍百姓流离失所,遂在京设立慈幼局两所,专门收容灾民的孩子。水灾过后仍有数百孩子无人领回,熊先

生决意成立永久性儿童教养机构,经努力得以在香山静宜园修建起慈幼院男女两校,并于1920年正式开课。此后慈幼院不断发展,因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良好的设施,除了孤儿(正生),还吸引了许多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附生)。经历时代动荡,包括抗战时期搬迁至广西,乃至在广西、湖南、重庆发展分校,在熊希龄先生及其两任夫人朱其慧女士和毛彦文女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香慈院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湮没在历史深处。

纪实体小说《香山慈幼院》力图全景式地再现香山慈幼院的发展与遭遇,以及香山慈幼院所孕育的独特家国情怀与教育理念。它采用了大事纪与主体叙事双线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以留美校友苏东菊的后代苏珊珊回京寻访香山慈幼院为线索,通过一个个香慈人的故事多维度展示香慈院的建设、维护和发展,以及香慈院独具特色的蒙养机制和生动感人的教育生活;另一方面则巧妙地嵌入“黄桦轶事”,将香慈院自建校至1949年搬迁新址等大事纪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托出。“黄桦轶事”与小说的主体叙事相互补充,极大地扩充了这部作品的信息量,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一部形象的香山慈幼院校史,同时,它也是一部香慈人的精神史——从院长、教师到一代又一代的



香慈学生,他们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入道主义精神值得永久纪念和倡扬。

作家的独特构思和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深挚感情使得这部小说散发出独特的美学魅力。作品重点描写了东菊、贵真、大白呼、春菊、柳乡、小萝卜条等几个香慈孩子的成长。这些孤贫儿童何其有幸!在战火纷飞、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没有沦落街头,反而在慈幼院得到了上好的教养,不但感受到人间慈爱,而且接受了中西结合的先进文化教育,从而成为有能力爱人、有能力回报社会的人。作品通过孩子的眼睛去描述慈幼院的日常生活和变迁,突出了香慈院在慈善和教育两个层面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香山慈幼院充满智慧和仁爱精神的先进教育理念及其实践令后世缅怀不已,我想,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讲述香山慈幼院故事的重要理由。

《《香山慈幼院》张之路/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